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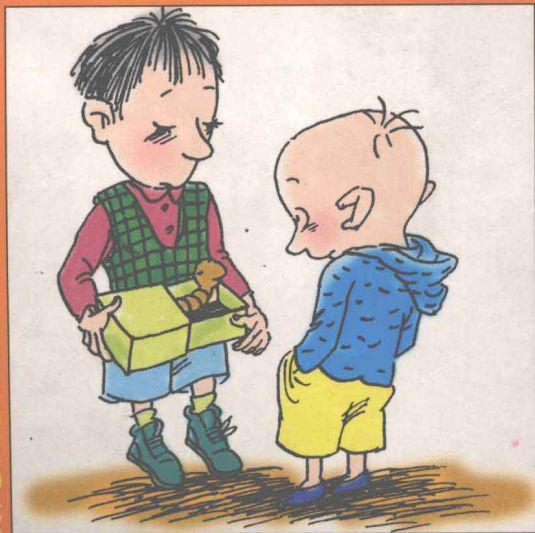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土的六根头发

常新港 著
沈苑苑 图

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形象大便 小房子大房子 不幸没请上学

英语老师的老猫 我真的不高兴 陈总子和强唱歌手 消潜水



头发有故事 关于肚子胀的问题 小议想当班长 亲养我的土

难养活的两色花 健美子 铁老师肚子里的小弟弟 陈总子和强唱歌手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 CHUBANSHE



小布老虎丛书
十年纪念珍藏版



陈土的六根 头发

常新港 著
沈苑苑 图

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形象大便 小房子大房子 不幸提前上学

英子老师的老猫 我真的不高吗 铁虫子的独唱歌手 请喝水



头发有故事 关于肚子胀的问题 小仪想当班长 亲爱我的土

难养活的两色花 铁虫子的铁老师肚子里的小弟弟 侵占我的卫生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© 常新港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土的六根头发 / 常新港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6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978-7-5313-3332-6

I. 陈… II. 常… III. 儿童文学 — 长篇小说 — 中
国 — 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55415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10mm	印张: 7.75	插页: 3
字数: 130 千字	印数: 1—10 000 册	
2008 年 6 月第 1 版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整体设计: 冯少玲

责任校对: 范丽颖

ISBN 978-7-5313-3332-6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MULU



目 录

- 一 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/ 1
- 二 形象大使 / 12
- 三 头发有故事 / 21
- 四 亲亲我的土 / 33
- 五 我得病了 / 43
- 六 不幸提前上学 / 54
- 七 小仪想当班长 / 63
- 八 饿虫子 / 74
- 九 小房子大房子 / 83
- 十 关于肚子胀的问题 / 96
- 十一 侵占我的时间 / 105
- 十二 难养活的两色花 / 114

- 十三 铁老师肚子里的小弟弟 / 125
- 十四 让他安静点儿 / 136
- 十五 我给爸爸治病 / 146
- 十六 消毒水 / 157
- 十七 英子老师的老猫 / 168
- 十八 我真的不高兴 / 181
- 十九 泥彩飞扬 / 190
- 二十 饿虫子的独唱歌手 / 204
- 二十一 排毒现场 / 213
- 二十二 种下我的头 / 226
- 二十三 光头兄弟 / 235



YI MAMA
DUZIWAI
DEZAOYIN



— 妈妈肚子外的噪音



我很舒服地蜷缩在不大的房间里。我认为这是房间。谁都在这样的房间里呆过。我的头离门如此的近，我想，这肯定是为了让柔嫩的我们能够顺利地走出来，不受伤害。假如离人生的第一道门太远的话，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不测的事。那就不会有这么一大厚本的事情发生了。当然，在我走出那扇门之前，我就已经有了许多的故事，这真是值得庆贺的。说不定我经历的这些事，你当初也遇到过，只不过，你不记得了。

原谅我，我的表达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因为我正单纯地缩在妈妈的肚子里，用单纯的方式感受着门外的声音。我很被动，还不能主动地参与。所以，这个时候的故事就显得简单明了了。首先是



陈士的六根头发

1
CHENTU DE LUGEN TOUFA



音乐，一种不管痛痒的音乐，进入我不成熟的耳朵。这种叫音乐的声音就响在仅有一墙之隔的门外。我没有反应。我不积极响应。我很消极。当我在几个月后走出这扇门时，我才知道那种音乐噪音是大人们实施的所谓胎教。我哈哈大笑起来。大人们的脑瓜里常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。但是，很陈腐，缺乏新意。他们认为这是在帮助我，却不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种下了极大的恶果。

在我对强加给我的音乐进行消极抵抗时，我还没见过面的爸爸粗鲁地把收录机紧紧贴在妈妈鼓胀的肚皮上，并一厢情愿地把音量拧到了最大。他以为我反应迟钝听不见。

我愤愤不平地踢了妈妈肚子一脚。我在门里踹的，门外的爸爸和妈妈愚蠢地以为我对音乐产生了最早的热爱。我又一次被迫吞食着误解的恶果。

很显然，他们都兴奋起来，除了难听的音乐噪音外，还掺杂着他们嘴巴里的怪模怪样的话。

我又踹了一脚。我以为能把爸爸和妈妈的火踹出来，惹得他们不太高兴。

这时候，我听见门外的爸爸大叫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的儿子听懂了音乐！怎么样！我说他能听懂的！”

妈妈受了爸爸的误导，也兴奋起来：“再把音



量调大一些。”

爸爸说：“这已经是最大的音量了！”

天哪！他们是这样理解问题的。我在门里听得很清楚，他们在门外忙乱起来。所谓的音乐停止了，取代音乐的是爸爸的埋怨。妈妈很不高兴，也高声吵嚷起来。妈妈一高声说话，我睡觉的房间就受到了震动，颤抖起来。这样，我感到很不舒服。他们企图把一种叫责任的鬼东西推卸给对方，谁都不要，声调都提了上去。

爸爸说：“我早就让你买一个好音响，你偏偏弄回这么便宜的家伙，怎么样，不响了吧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想买个世界上最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回来，一要有钱，二要我们的儿子能听得懂啊！”他们在医院使用一种叫B超的东西，检查出我是一个男孩子。

这时候，我听见了一种物体落地发出的声音。这声音尖厉刺耳，令我浑身战栗。其实，是我所在的整座房间在发抖。

沉静了片刻，妈妈哭泣了：“你摔吧，把东西都摔了，最好把儿子也摔了。”

妈妈一伤心，我马上就能感到自己的四周变得异常潮湿了。我的房间湿度太大，空气中有浓重的





咸味，这又令我很不舒服。我在门里扭动起身体，就像蛇那样扭动。这让妈妈感觉到了，她停止了哭泣，用手轻轻抚摸肚子。妈妈为了我，只能牺牲了自己痛快的哭泣。妈妈奋力地擤了一下鼻涕。我房间里的咸味明显淡了。

爸爸的声音消失了。他也用手抚摸妈妈的肚子，我能感到他的手比妈妈的手有分量。妈妈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了。

妈妈说：“给我削一个苹果。”

爸爸去削苹果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感到四周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，把咸味赶跑了。妈妈吃完了那个苹果，对爸爸说：“太甜了，给我倒半杯水来。”

我听见在距离我的头不远的地方，传来咕噜一声，水就沿着一条管道流过来了。空气马上就变得清爽起来，我的大脑也活跃了，我不想睡觉，我想好好享受一下清爽的空气。但是，不行，我的身心被刚才的噪音搞得太疲倦了。再兴奋也得睡觉，这一切都由不得我。可怕的噪音。我只能睡觉了。我心里非常地清楚，用不了多一会儿，我依旧会被那个叫噪音的东西吵醒。

我再一次醒过来时，不知道时光已到了傍晚。这正是门外的人们吃晚餐的时候。家里好像来了许





多人，除了爸爸和妈妈的声音外，又多出了陌生的声音。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话，都在为一件事说着自己的理由。我凭着感觉，渐渐猜测出门外众多陌生人的身份了。除了爸爸和妈妈外，多了爷爷和奶奶，还有叔叔、婶婶。

他们在争论我妈妈的营养问题。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妈妈的营养变成了一个异常繁琐和复杂的问题。

妈妈的营养，就是我的营养。妈妈不想吃饭，但是，大家都坚决地反对，说妈妈不吃怎么行？不是她一个人想不想吃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的大问题。

我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讨论。准确无误地说，我是在感受着他们热烈的争论。爷爷的话少，说出一两句，就让大家沉默半天。奶奶就是听爷爷的，还不停地警告大家：“刚才孩子爷爷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”

奶奶说的孩子无疑指的是我了。我心里很受用。我已经提前在这个家庭里有了位置，很重要的位置。

所以，我有点儿急着想推开面前的门，走出去。

叔叔和婶婶说话的语速太快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说白了，他们提供的营养信息量太大，让人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性的选择。他们说出的营养品的名字听上去像是化妆品的名字，太花哨，让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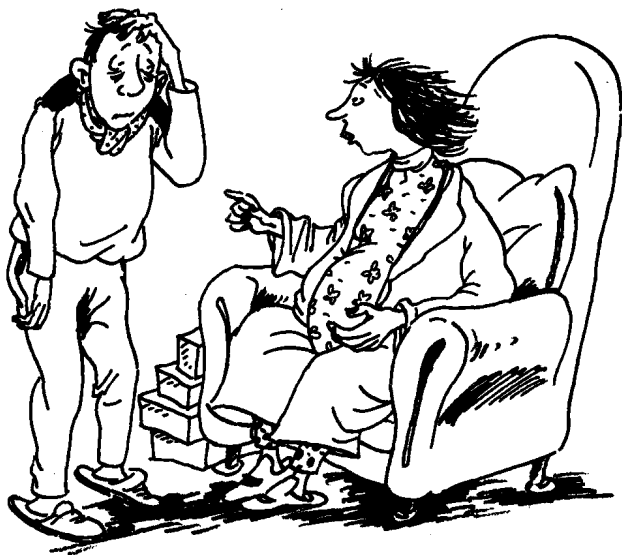
不敢吃。所以，早就想打断他们说话的爷爷终于开口了：“都闭上嘴巴。让孩子的爸爸说点什么！”

爸爸原来一直沉默不语。他在说话前，还清了清自己的嗓子。我很久以后才知道，一个人说话前先清理自己的喉咙，一般都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要说出重要的话。

爸爸说了下边的话，果然出语惊人：“我觉得孩子的妈妈应该多吃一些生发的药。”我感到外面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沉重起来了。

我感到我的房间抖了一下，其实是妈妈被爸爸的话气着了：“我的头发很多很厚，我吃什么生发药啊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的头上没几根发呀！我担心孩子受了我的遗传，头发少怎么办？”



妈妈说：“我吃的补药够多了，我不想再吃乱七八糟的药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儿子是个秃顶就惨了。”

我估计，爸爸在说这句话时，脸上一定浮现着一种凄楚的表情，要不然不能使妈妈坚硬的心肠软了下来：“那就少吃点儿生发药吧。我这可是完全为了孩子。”

妈妈的话刚刚说完，爸爸就拿出了药送到妈妈手上：“你先把这两粒吃了。从今晚开始，每天两次，一次两粒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绿色的药片是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生发药了。”

“原来你早就弄到了生发药？”

“等儿子走出来，一切都晚了。做任何事情，必须要做到前面。”看来，爸爸的早年秃顶，对他是个沉痛的教训。他不希望这种灾难再降临到我的头上。

我听到咕噜一声，一股水冲着两片绿色的东西，沿着食道冲向我了。我猜，这两片东西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发药了。我感到了那两片药在水的作用下迅速溶解，又分解成更小的颗粒，沿着更细小的通道，逼近了我。我无法阻止它们接近我的身体。

我感到在接触到生发药的分子时，我的头顶上



出现了灼热感，不一会儿，我的头皮又有点儿发硬了。那感觉接近封冻、板结、僵死之类的形容词。这令我一点儿都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

妈妈在第二次吃这种绿色药片时，我哭了。当所有的孩子走出第一道房门，兴奋地大哭时，总是被武断的大人们说成是我们的第一声啼哭。对这种说法，我很反感。在大人们欣赏孩子们的这一声富有纪念性的哭叫时，我已经提前哭泣过多少回了。

大人们在不真实的事情上，投入了太大的精力。有一天，我如果跟大人们严肃地就这个问题讨说法时，大人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。他们会用一句“都是鬼话”，轻易地结束一场百年冤案。

接下去，我感觉门外的人都去吃饭了。因为，他们说话的次数相对变少了。有两分多钟的时间，没有人说话。可能人人都朝妈妈的碗里夹菜。妈妈说：“我碗里都冒尖了，怎么吃得下？”

爷爷说：“多吃点没什么坏处。”

叔叔说：“你可是两个人吃饭。”

爸爸千方百计在哄着妈妈吃东西：“再吃一口。”

妈妈似乎是在拒绝。

爸爸永不放弃：“最后一口。”

妈妈说：“照这么吃下去，我的儿子生下来，



准有八斤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的理想是，儿子一生下来，突破十斤大关！”这句盲目乐观的话，让大家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。

这时，奶奶可能拿来了软皮尺，坚持要给妈妈量量肚子的周长，以便判断我出生时的重量。

爷爷对奶奶说：“你眼花了，看不准尺寸，让孩子爸爸看。”

爸爸量过之后信心十足地说：“孩子生下来达到十斤，不是太难的事。”

我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傻傻地想，大人们盼望我走出那扇门就达到十斤的体重，究竟为了什么？实在是想不清楚。

我急于要走出房门的特征是醒着的时候多，睡眠的时候减少了。另外，我感到自己所呆的空间小了。我企图施展自己拳脚的时候大大地增多了。我的行为令妈妈又焦虑又惊喜。爸爸在这时候表现出的幼稚和可笑让人会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。

爸爸握紧拳头说：“如果能晚生几天，突破十斤大关就十拿九稳了。”

妈妈似乎也受了爸爸的感染，说：“生个十斤的儿子就好了。”



我可不管这一套，我该出门时就要走出门去。快到我出门的日子，我给妈妈施加了压力。

我在窄小的空间里拳打脚踢。

妈妈在沙发上正看一本休闲杂志，她突然间就感到了腹部的阵痛。她恐惧地喊了一声之后，爸爸就找来了几个邻居，把妈妈从五楼抬了下去，用车送到了医院。

我提前一个星期要出门。

爸爸在长长的走廊里瞎转悠，埋怨我这么急着跑出来干什么！

我想说，你让我继续待在那么小的房间里目的何在？你也太虚荣了吧？

妈妈一时半会儿生不下我，躺在产床上大喊大叫。那时，走廊上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急得乱转。

没想到，爸爸的脸上多云转晴，突然说了一句话：“孩子难生，我估计，他的体重有十一斤吧？”

奶奶悲喜交集地感叹：“多大个的孙子啊。”

叔叔可怜的想象力让他的两只手比画成西瓜大小的样子：“我侄子的脑瓜该有这么大！”

婶婶说：“脑袋大小不重要，关键是要聪明。”

爸爸插了一句：“脑瓜子不大，能聪明吗？”看来，爸爸的真理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加法，大头加



重量，等于优秀。

在这个时候，妈妈又忍不住大叫了一声。

我所在的小房间抖动起来，氧气也明显不足了。我真的要出门了。我听见了手术刀剪子钳子撞击金属托盘的声音，那种声音令我胆战心惊。医生和护士们做好了给妈妈做剖腹产的准备，万一生不下来怎么办？

我还没见过面的家族成员们，此刻都拥挤在产房的门外，像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，焦急地等着我出现。

我觉得门外太吵了。能不能安静一会儿。难道，我一踏出面前的门，就要在如此乱糟糟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了？感觉不妙。





ER XING
XIANGDASHI



二 形象大使

我不管医院的权威大夫怎么决定，也不想管妈妈生产我的能力如何，我只有一个欲望，极为强烈的欲望，我要自己推开面前的房门，走出去。

妈妈在努力，我也在使劲。

我可不想让冷冰冰的大夫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妈妈的肚子，直接把我从睡了近十个月的温暖的小房子里拎出来。我还没忘记跟小房子做短短的告别仪式。因为有一种力量让我来到了门前，这可能是我在小房子里的最后的时间了。

我听见有人说：“他出来了。”

在这个时候，我停顿了一下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犹豫。我对门外如此嘈杂的声音深怀恐惧。

门外又有人说：“他的头很大。”说的是我的